

新书馆

个人疾走 谁与同行

——评《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

阅读提示

民国新女性研究已是一个相对饱和的学术研究领地，如何实现研究的再突破绝非易事，而精神史的研究向来是一个高深领域。《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一书，在方法与结构上进行创新，将柔性的情感和坚实的史料融合成论述的温度与信度，展现了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图景。作者杭苏红领会了精神史研究的精髓，潜入、共情、洞察了每个具体研究对象的心灵波澜，形成了理路清晰而温暖可读的别样学术文字。



杭苏红

■ 谢鹏

民国新女性的研究已是一个相对饱和的学术研究领地，作为革命者的新女性、文学家的新女性，或是受教育的新女性均已得到较充分的研究。如何实现研究的再突破绝非易事，而精神史的研究向来是一个高深领域。要对一个百余年前颇难界定新生群体的精神图景加以展现和剖析，对研究者学养储备、史料遴选辨析和精神史研究方法训练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方法与结构创新：精神史意义上的研究

一进入《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版)的世界，跟随作者杭苏红显见的文字和隐微的思路，就能感受到她挑战的勇气、论述的自信。在民国女性的研究版图中，女作家不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而被视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者，同时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载体。这超越了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审美研究意义，而让女作家成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对象。

在序言中，杭苏红清晰地表达了她的方法意识。在写作手法上以“叙事为主导”，她也清楚这种研究方法可能带来的学术质疑——“虚构性和修辞性的难题”，但她敏锐地意识到，此种方法恰恰避免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如变量分析、因果链条)的机械性，反而在宏观和微观之间灵活切换研究个体心理与情绪问题上展现出“新女性情感与人格的动态进展”，是以情感与精神为研究对象的较匹配的方法。在具体的章节中，作者走出“对立的评价”，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出发，“更充分地理解参与者的观念和想法、心理与情感”。因此，该著作既有叙事性、故事性，每章节又能跳脱于叙事，深度地剖析与理论。

作者区分了精神史与思想史、观念史。她认为，精神史更侧重研究方法，“明确地划清了自己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因果论证的界限，希望通过体验和同情的方式对精神观念发展及其意义进行理解和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杭苏红将其研究视为“精神史意义上的研究”。

精神史研究涉及的情感、思想状态是流动的、主观性的，将研究相对清晰地呈现，需要一个稳固的研究框架。作者将“新女性的精神史划分为若干历史环节。历史环节又由若干同类历史事件组成，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长时段进程中的一环”。著作主体分五章，每一章节选择最贴合主题的新女性作家进行讨论，这种结构安排反映了“新女性人格内在发展与运动的次序”。

该书在写作上致力于宏观视角、中观环节与微观细节的融合。“独立与归属”是著作的标题，作者围绕两个主题反复切入，希望在微观与宏观、个人主体与历史情境之间建立关联，尽可能弥补宏大视角与具体历史之间的鸿沟，从而探讨社会环境和思潮与个体的互动关联。

情感与史料融合：民国女性研究的新进阶

“独立”和“归属”是新女性的一种精神、情感状

态。本书并非是在研究革命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外部运行，而是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更微观的新女性的内在精神世界。

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时会偏重情感的记录与表达。书中频繁强调的“情感”，让人联想到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书写情感的历史，构筑灵魂的殿堂”的写作观。她谈到，“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她认为，“纪实中情感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现，是纪实美感的重要来源”。情感的弹性既是文学性的，也是历史的“实在”。

而重学术研究的学者以变动不居的“情感”为研究重点的不在多数。杭苏红继承了性别社会学、妇女史、女性文学回到“人的研究”的倾向，即“更加关注个体的行动、心态、情感和观念”的做法，并往这种研究取向进一步拓展，她认为，“这些女性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和投入都是异常剧烈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无疑是考察中国现代人格的产生及其特征的典型案例”。

柔性的情感和坚实的史料可以融合成论述的温度与信度。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且自如地调和取舍素材，择几人充分展开，偏重深度解读；同时，她领会了精神史研究的精髓，潜入、共情、洞察了每个具体研究对象的感情、心灵波澜，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有效梳理和女性复杂文学情感世界的发掘，加之她的抽象概括能力与文字感悟能力，形成了理路清晰而温暖可读的别样学术文字。

外围历史文献梳理、社会运动背景解析都服务于聚焦的“独立与归属”的精神界之探究，作者找到了一条民国女性研究的新进阶，而且，不同于只关注新女性之“独立、解放和自由”的人格特质，她回到女性真实的生存情感情境，强调“共同体与归属也构成了相当重要的议题”。因为，学人多肯定民国新女性独立、个性追求的“孤勇者”身份，而常常淡化新女性也具有的家庭的情感牵连，或是人无法克服的“深植人心的社群取向”。该书再一次让我们反思“新女性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以后，必须进一步融入一个亲密无间、圆融和谐的理想社会”的问题。

新女性迫于制度的顽固，从旧有的家庭、情感关系中撕裂，疾走在时代的前列，她们的身影是孤独的。无论是困守在乡村旧秩序习俗中的父母，或是未曾谋面的夫家人，甚至开明的乡绅亲戚、曾经的同窗挚友，乃至当时的文化先驱，都未必能完全跟上她们个人内心的风云涌动与“灵魂变奏”，惟余其艰难的探索。对于觉醒者、新人团体，精神是何其孤寂，又何其渴望归属。错综的时局里，是非之判断与情势之考量、现代个体的追求和对公理的追求如何取舍，对于当时的新女性，是艰难的思想与生存障碍。

“成为新女性”之路是一场孤独之旅、冒险之旅。无论是许广平还是丁玲、白薇、张爱玲，作者再次让我们回顾了她们决绝的身影，革命积极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理解她们“遭遇的情感困境和个体危机”，及其曾被研究者忽略的她们更复杂的情感与精神层面。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文学院)

长篇小说《我的曾外祖母》讲述了一个文艺女青年金莹(金仙儿)的成长史。作者将金莹的蝶变，浓缩在她19岁那一年惊险逃出、变数不断的9个月里，再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摸索着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过程，以回忆“我的曾外祖母”的方式赞颂了一群像金莹一样的文艺女青年在非常时期做出的正确抉择。

阅读提示



■ 吴玫

长篇小说《我的曾外祖母》的大部分篇章，抓取的是“我的曾外祖母”金莹生命中的9个月，那时，金莹还叫金仙儿。

浓烈的19岁

略过叙述者“我”交代的何以要写作这样一本小说的序章后，19岁的金仙儿登场，彼时她是明城女子师范的学生：“学生装外罩一件白绒线背心，圆中带尖的脸，黑漆漆的眼睛，小而微翘的鼻，唇角微微上扬着，随时都在微笑的模样”。假如依据赵柏田的描述给金仙儿画一幅肖像，这是一个长相清丽、甜美的江南女孩。但是，这个能在赵柏田心里酝酿数年的故事，注定了作者之所以厚爱金仙儿不会止于外貌。作者将金仙儿的蝶变，浓缩在她19岁那年的9个月里，《我的曾外祖母》就成了一杯拒绝兑兑的原浆酒，我们品尝的过程固然酣畅淋漓，但放下“酒杯”后不免晕眩得一下子走不出金仙儿的19岁。

虽然早早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金仙儿有一位视她如亲生女儿的姨夫，挎着蔡司镜头相机满大街闲逛的金仙儿，怎么会嗅到紧张的局势？彼时她更在意的是，用那架表哥特意从国外替她背回来的照相机拍出能让《图画时报》满意的照片。这样一个生活在蜜罐里的19岁女孩，根本感知不到凛冬已至。从这里开始，我们将沉浸在《我的曾外祖母》中，好比陪伴着金仙儿度过惊险逃出、变数不断的9个月，也将历练到那个“随时都在微笑”的天真的金仙儿，是如何历练成能自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的全能型母亲、画家金莹的。

走上革命道路

那时，金仙儿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尹世钧，感知到了学生身上的细微变化。假如说带着蒙在鼓里的金仙儿去上海完成任务只是觉得小女孩能起到极好的掩护作用的话，金仙儿从北平回到明城后的变化则让尹世钧看到了发展学生成为自己同路人的可能，她便以巴金的《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子夜》、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革命书籍为媒介，慢慢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刚刚冷却的血液里好像又有一团火在燃烧”，那以后，金仙儿因为参加革命外围行动被捕，不得不回到老家虹镇后又因莽撞地将自家的田契分发给佃户而被组织批评过，但那团已经燃烧起来的火却从未有熄灭，尤其看到家乡反动势力那么猖獗以及同胞过着何等水深火热的生活后，金仙儿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为此，她拒绝了视她为一辈子爱人的昆虫学博士。

“这个孩子天真得像一张白纸，这么残酷的斗争她不应该卷进来”，当金仙儿不得不离开虹镇再去明城时，尹世钧目送着学生对自己的同志这么说。可是，大敌当前还能保全自己的天真？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每况愈下，但金仙儿始终惦记着革命工作，所以，当组织要求金仙儿假扮表哥的新娘借运送嫁妆之机往革命根据地运送弹药时，她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早就地下的表哥因此失去了生命，金仙儿也由此从小女孩变成了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双儿女的母亲金莹、画家金莹。

赞颂与金莹一样的她们

假如，交代何以要写作《我的曾外祖母》的第一章一小节是小说的序章，那么，第六章和尾声则是女主角蜕变成金莹后的补叙。金莹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固然令读者数度潸然，但是，《我的曾外祖母》的华章是金仙儿19岁时的9个月。从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到第五章，作者汇聚了多条线索、多种视角来呈现金仙儿从懵懂到热情高涨、从莽撞到从长计议的革命旅程，与其说是再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摸索着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过程，不如说是以回忆“我的曾外祖母”的方式赞颂了一群像金莹一样的文艺女青年在非常时期做出的正确抉择。岁月流逝，她们中的许多人用生命书写的个人史也许随肉身灰飞烟灭，但是，赵柏田认定，历史不应该忘记她们，于是，就有了这本经由作者多年酝酿、三年笔耕完成的小说《我的曾外祖母》。

打算将心里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之前，赵柏田读过杨沫先生的《青春之歌》吗？答案不言而喻，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怎么会不认识林道静？那么，作家在起笔塑造金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角色会与林道静重叠？事实是，这位成熟的作家在《青春之歌》问世一个甲子之后，用《我的曾外祖母》呼应了杨沫，而金莹更是林道静的互补，她们一南一北、一柔和一刚劲、一翘起前行一勇往直前地在知识青年的革命图卷上，添上了自己的足印。

其实，以知识分子于国家危难之际走上革命道路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不少。比如，在《青春之歌》之前出现过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在《青春之歌》之后则有欧阳山的《三家巷》，赵柏田却还愿意在密密匝匝的写作计划里挤进一本题材不见新颖的长篇小说《我的曾外祖母》，为什么？就算增添了金莹，也不能穷尽雷雨凤凰之际这些知识女性勇于为国捐躯的壮举。当她们告别人间变成天上的星星后，《工作着是美丽的》《青春之歌》《三家巷》和《我的曾外祖母》等文学作品，就是我们仰望星空寻找她们的指南。

《我的曾外祖母》：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成长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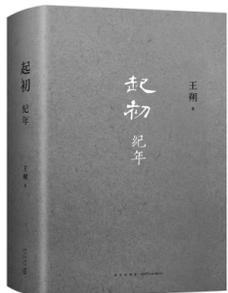
阅快递

《起初·纪年》

王朔 著
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版

《起初·纪年》是四卷本长篇小说《起初》中的一卷。本卷取材自汉武帝故事。王朔以我们熟知的历史为出发点，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安放其中，凭借丰富的想象力，讲述了从汉武帝亲政到去世为止近五十年的生活，以及生活在他的时代的众多立体饱满的人物。李广、李陵、司马迁、张骞、司马相如、陈阿娇、卫子夫、霍去病等各各跌宕起伏又彼此交织的经历，汇成群星璀璨的故事之网。一场大梦，有嬉笑怒骂，也有荡气回肠。情大于盛名。这是一代帝王的故事，但归根结底，是人的故事。

本书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载汉武帝事。历史就是故事。历史景观自有其深远和无垠，一旦进入有特别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视角不容遮蔽，走着走着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当我起大妄想准备上探、窥视一下我国文明源头，就把自个搁这儿了。——《起初·纪年》自序



《学会放手》

[瑞士]维蕾娜·卡斯特 著
韩天雪 赵易安 译
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7月版

晚产的孕妇“想把孩子留在腹中，不愿意放手”；居家多年的全职太太，反复怀念子女离家前的时光；面对儿子的青春期而不知所措的父亲，希望他永远停留在十岁……这些是心理咨询室里来访者的困境，也是大多数父母未曾表露的心声。在《学会放手》中，心理学家卡斯特提醒我们，当日渐长大的孩子开始与父母告别时，父母也要学会重新独立。在这一转折点上，如果父母能理解对孩子的依恋、嫉妒与焦虑从何而来，并思考如何开启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么，与孩子的分离将不再只是创伤，它会变成父母的成长之礼，带来新的亲子关系、新的人生，乃至新的自我。

《连接》

[荷兰]何塞·范·迪克 著
晏青 陈光凤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

本书是首部关于社交媒体批判史的专著，研究社交媒体“连接”的本体论(关系、社会资源)与平台理论(技术文化、社会经济、社会重组)，展示了对社交媒体、社会关系和盈利机制三者微妙关系的独到发现与见解。

何塞·范·迪克在书中提出了生态系统法，其作为一种超前的框架，在微观上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理解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又采取政治经济学方法，并引入了宏观经济因素，将二者有效地融会贯通。沿用这种框架，作者选择了五个常见的网络平台作为分析对象，在梳理平台的发展历程和特征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其背后隐含的技术文化元素，从所有权、治理和商业模式三个维度，研究了形成社交媒体的社会经济结构。



(崔安琪 整理)



《风骨》

舒晋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7月版

本书是一部向中国文人风骨致敬的书稿。全书共书写了29位当代学人，老中两代人，其中一些老人已离世，如：周有光、钱谷融、许渊冲、吴小如、屠岸等；因作者当年近距离采访过这些老人，现在书写出来，令人读之念之叹之。这些学人对文学对文化有着超乎常人的痴情，他们把自我理想与追求以及家国情怀都寄托于笔下，创作出多篇富有深邃思想及独具个性特征的佳作，很多已成为现当代史上的名篇。作者不仅写出了这些学人的创作业绩，更写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个人风采，还可以从每个人不同的命运变迁中感受大时代脉搏跳动的痕迹。